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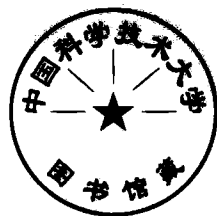


中國語言學史

濮之珍 著

中國語言學史

濮之珍著



本書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
授權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

中國語言學史

定價：200 元

著 者／濮之珍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64 羅斯福路四段 62 巷 5 號

電話：3658617 FAX：3653548

發行人／蘇正隆

郵 撥／01145704 · 書林書店

印 刷／國榮印刷廠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刷

ISBN 957-586-067-5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 一、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 1
- 二、正確對待語言學史中的繼承問題…………… 9
- 三、研究語言學史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13

第二章 先秦時期的語言研究

- 一、概 述……………17
 - 1. 漢語的起源和發展……………17
 - 2. 漢語是從漢藏語系中分化獨立發展起來的……………26
 - 3. 文字的產生和語言、文字問題的初步出現……………29
 - 4. “小學”的興起……………36
- 二、先秦諸子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討論……………38
 - 1. 語言、文字研究的萌芽 ……………38
 - 2. 關於文字起源的問題……………39
 - 3. 關於名、實問題的討論 ……………41
- 三、荀子的語言學思想……………45
 - 1. 論詞和概念、語言和思維的關係……………46

2. 論語言的社會約定性·····	48
3. 論方言和共同語的關係·····	49
〈荀子·正名〉(節錄)·····	51

第三章 秦漢魏晉時期的語言研究

一、概 述·····	55
1. 秦漢時期已具備“民族”的四大特徵·····	56
2. 重視識字教育促進了文字研究·····	60
3. “經”今古文之爭對語言研究的促進·····	63
二、我國古代第一部語言學專著〈爾雅〉·····	69
1. 〈爾雅〉名稱的由來·····	69
2. 〈爾雅〉的作者·····	70
3. 〈爾雅〉的內容和體例·····	74
4. 〈爾雅〉的貢獻·····	78
5. 〈爾雅〉的注釋·····	81
6. 〈爾雅〉的影響·····	81
郭璞〈爾雅注序〉·····	84
三、揚雄的語言觀及其〈方言〉一書的成就·····	86
1. 揚雄和〈方言〉·····	86
2. 〈方言〉的作者問題·····	89
3. 〈方言〉的內容和體例·····	92
4. 〈方言〉與〈爾雅〉的關係·····	98
5. 〈方言〉一書的影響·····	106
6. 郭璞〈方言注〉·····	108
郭璞〈方言注序〉·····	114

揚雄答劉歆書	116
劉歆與揚雄書	119
四、許慎的語言觀及其《說文解字》一書的成就	121
1. 許慎和《說文解字》	121
2. 許慎創作《說文解字》的原因	124
3. 《說文解字》的內容和體例	128
4. 《說文解字》的釋字體例	129
5. 《說文解字》的材料來源	131
6. 《說文解字》的貢獻	133
7. 《說文解字》的不足之處	139
8. 《說文解字》的影響	140
許慎《說文解字序》	143
五、探求漢語語源的專著《釋名》	149
1. 《釋名》的作者及其時代	149
2. 《釋名》的內容和體例	150
3. 《釋名》的材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153
4. 《釋名》的貢獻和影響	156
5. 《釋名》的不足之處	159
六、漢末魏晉時期的語言研究	160
1. 《小爾雅》	160
(一)《小爾雅》的作者	160
(二)《小爾雅》的內容	163
(三)《小爾雅》的體例	165
(四)《小爾雅》的注本	166
2. 《廣雅》	168

(一)《廣雅》的作者	168
(二)《廣雅》的內容	168
(三)《廣雅》的體例	170
(四)《廣雅》的影響和注本	172
3.《字林》	174

第四章 南北朝至明代的語言研究

一、概 述	177
1. 南北朝至明代文字、訓詁研究簡介	177
(一) 梁顧野王《玉篇》	177
(1)《玉篇》的作者與原本《玉篇》	177
(2)《玉篇》的內容與體例	179
(二) 孔穎達《五經正義》	181
(三) 徐鉉、徐鉉的《說文解字》研究	184
(四) 正字法的專書	185
2. 語音研究的興起	188
(一) 上古注音的專用名詞	189
(二) 反切注音法	191
(三) 聲調和四聲	197
二、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韻書	202
1. 韻書的產生	202
2. 六朝韻書的發展	205
3. 陸法言《切韻》	207
(一)《切韻》的內容和體例	207
(二)《切韻》編寫的目的和原則	213

(三)〈切韻〉音系的討論	217
(四)〈切韻〉的刊謬補缺	223
4. 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	224
5. 孫愐〈唐韻〉	226
6. 李舟〈切韻〉	229
陸法言〈切韻序〉	233
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	238
三、宋代的韻書	246
1. 〈廣韻〉	246
(一)〈廣韻〉的內容和體例	247
(二)〈廣韻〉的同用、獨用	253
(三)〈廣韻〉的貢獻	255
(四)研究〈廣韻〉的重要著述	261
2. 〈集韻〉	264
(一)〈集韻〉的作者	264
(二)〈集韻〉的內容和體例	265
(三)研究〈集韻〉的重要著述	272
3. 〈韻略〉、〈禮部韻略〉和〈增韻〉	276
4. 金、元、明時代韻書的改革	278
(一)〈五音集韻〉	278
(二)〈古今韻會舉要〉	283
(三)〈洪武正韻〉	287
四、元明時代的北音韻書	293
1. 北音韻書的創始著作〈中原音韻〉	293
(一)〈中原音韻〉所反映的音系	297
(二)〈中原音韻〉的重要性及其影響	305

2. 北音系統的其他韻書	307
(一)《韻略易通》	307
(二)《韻略匯通》	310
(三)《五方元音》	312
五、宋元時代的等韻學	315
1. 概 述	315
(一)“字母”和“等韻”的來源	316
(二)守溫三十字母	318
(三)等韻學的內容	322
2. 等韻學韻書	329
(一)《韻鏡》	330
(二)《通志·七音略》	337
(三)《四聲等子》	340
(四)《切韻指掌圖》	342
(五)《切韻指南》	345
六、宋明時期的古音研究	348
1. 古音研究的興起	348
2. 宋代古音學家	350
(一)吳棫《韻補》	350
(二)鄭岸《古音辨》	352
3. 明代古音學家	353
(一)楊慎《轉注古音略》	353
(二)陳第《毛詩古音考》	354
4. 晚明學術界新現象	356

第五章 清代的語言研究

一、概 述	359
二、顧炎武的古音學研究	361
1. 顧炎武——清代古音學的奠基人	361
2. 古音學研究	362
3. 治學精神和方法	367
4. 顧炎武古音研究的不足	369
顧炎武〈音學五書序〉	371
三、古音學研究的全盛時期	374
1. 概 述	374
2. 江永的古音學研究	377
3. 戴震的古音學研究	381
4. 段玉裁的古音學研究	385
戴震〈六書音均表序〉	394
5. 孔廣森的古音學研究	397
6. 王念孫的古音學研究	400
7. 江有誥的古音學研究	402
8. 錢大昕對古聲母的研究	407
四、古代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	412
1. 〈方言〉的研究	412
(一) 戴震〈方言疏證〉	412
(二) 盧文弨〈重校方言〉	413
(三) 錢繹〈方言箋疏〉	414
2. 〈爾雅〉的研究	416

(一)邵晉涵《爾雅正義》	417
(二)郝懿行《爾雅義疏》	418
3.《說文解字》的研究	423
(一)段玉裁的《說文》研究	425
(二)桂馥的《說文》研究	434
(三)王筠的《說文》研究	436
(四)朱駿聲的《說文》研究	440
4.王念孫、王引之的語言研究	446
(一)王念孫《廣雅疏證》	446
(二)王引之《經義述聞》	451
(三)王引之《經傳釋詞》	452
段玉裁《廣雅疏證·序》	455
五、語法研究的興起	457
1.概 述	457
2.馬建忠《馬氏文通》	462
(一)《馬氏文通》的內容和體例	462
(二)《馬氏文通》的成就及其影響	463

第六章 “五四”運動後的中國現代語言學

一、“五四”運動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產生	475
1.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產生	475
2.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方法的進步	478
3.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範圍的擴大	482
(一)語法學的興起	482
(二)修辭學的興起	483
(三)古文字學的興起	484

(四)現代方言學的建立和少數民族語文 調查的興起·····	485
二、語文改革新領域的開拓 ·····	486
1.書面語的改革·····	487
2.共同語標準的探索·····	489
3.拼音方案的研制·····	490
4.現代漢語的規範化問題·····	492
 主要參考書目·····	 495
後記·····	501

第一章 緒 論

一、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

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即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家、語言學著作和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我國研究漢語的歷史很悠久，研究的成果也很豐富，這是祖國文化遺產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國內外學者，對語言學史進行研究，取得不少成績。在我國，早期有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和《中國訓詁學史》、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史》等。這些著作受了傳統“小學”的影響，把我國語言學史，分成文字學史、音韻學史、訓詁學史三個方面來寫，自有其方便之處，對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也有貢獻。

卅年來，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中國語文》雜誌從1963年第3期至1964年第2期，連載了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現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中國語文》雜誌從1956年開始，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語言學史話”的文章。國內各種社會科學雜誌、文科學報上，也陸續發表了一些有關我國語言學家、語

言學著作評介的文章。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語言學史的進一步討論、研究，都是很有價值的。

國外研究語言學史的著作，已翻譯的有：丹麥語言學家湯姆遜（V. Tomsen, 1842—1927年）的《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黃振華譯，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和丹麥語言學家裴特生（H. Pedersen）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錢晉華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又1977年《語言學動態》第2期上，刊登了趙世開譯述的《羅賓斯：語言學簡史》（現已出版）。這些外國語言學史的研究成果，對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也有啓發和參考的作用。

語言學既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我國語言學歷史悠久，歷代語言學家衆多，語言學著作非常豐富，我們語言學界面對祖國這份語言學遺產，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分析研究，繼承發揚，又如何把我國語言學史中傑出的語言學家和他們的科學研究的成果向世界語言學界介紹，這其中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們認真研究，並努力去做的。

在西方語言學家的語言學史著作中，是只有西方的語言學史，而沒有中國語言學史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漢字難學難認，文字的障礙很大，使得外國語言學家很少也很難研究中國的語言學史；另一方面，我國語言學家研究語言學史的也很少，向國外介紹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因此，長期以來，歐洲語言學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即認為語言科學建立於歐洲十九世紀初。因為十九世紀初，在歐洲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由此又產生了普通語

言學，對語言科學起了很大的作用。於是西方語言學界就認為，在這以前的語言研究，特別是東方民族的語言研究，是所謂“科學前”的語言學，或“語文學”。這種看法，也影響了我國語言學界。

我國歷來對語言學的重視是不夠的。例如，歷代史書中的儒林傳，就很少有語言學家的傳記。《漢書》中有《揚雄傳》，《後漢書》中有《許慎傳》，那是因為揚雄是辭賦家，許慎是經學家的緣故。由於不夠重視語言學，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又少，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問題得不到澄清。其中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國古代到底有沒有語言學？岑麒祥先生在《語言學史概要》一書中認為，只有十九世紀以後的語言研究才是科學的；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的“前言”中說：“中國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語言研究，大致是屬於語文學的範圍。”又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語言學，基本上就是語文學；……語文學在中國語言研究中佔統治地位共歷二千年。”當然，這還是他們二位過去的一些看法。在六十年代《中國語文》上也曾發表過不同意見的討論文章。可是後來又沒有繼續再討論下去。那麼，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到底是語言學？還是語文學呢？總不是那麼明確。“語言學”和“語文學”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這是帶有褒貶性的兩個概念，“語文學（Phil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文字或書面語言的研究，特別着重在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故訓的尋求，這種研究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後者的研究對象則是語言的本身，研究的結果可以得出科學的、系統的、細緻的、全面的語言理

論。^①”由於語言學、語文學之分，是對祖國幾千年來的語言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總看法、總估價，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是應該再討論再認識的。

認為中國古代只有語文學而沒有語言學，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一是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字，不是語言；二是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解經服務的；三是這種語言研究的成果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但這幾點理由，似是而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首先，在文字產生以前，那時只有口語；文字產生以後，就有了書面語。這樣，語言便以口語和書面語兩種存在形式而為人民、社會服務。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文字，也就是研究書面語，怎麼能因此認為沒有研究語言本身呢？況且書面語比口語更加規範。在古代，由於科學條件限制，口語一發即逝，以書面語——文字為研究對象，又有什麼不對呢？就是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我們即使可以借助錄音機之類的儀器來研究語言，但儀器的作用也只在於記錄口語，從某種角度說，它的作用和文字是相似的。可見提出“文字和書面語”來和“語言本身”對立，是不妥當的，因為兩者實際上是分不開的，不應該對立的。對有文字的語言進行研究，是不可能拋開文字和書面語的；而對於沒有文字的語言，我們也要想方設法把語言記錄下來才能進行研究。可見，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對象是文字和書面語，就把中國古代語言學排斥在語言科學之外。

① 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前言》。

何況外國古代語言學，也是以文字和書面語作為研究對象的。

另外，從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事實來看，也難于用這個標準來劃分我國古代語言研究是語文學，或是語言學的。王力先生一面說：“語文學”統治了中國語言學兩千年。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認：揚雄的《方言》“是漢語方言學的第一部著作”，聲訓“已經超出語文學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範圍”，《切韻》“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這種（適應詩賦）需要的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領域”等等。可見，不能認為我國古代沒有語言學。

其次，認為我國古代語言學是為解經服務，是經學的附庸，因此只能是語文學，而不是語言學。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興起，是為解經服務，這是事實。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興起，總是有它的目的，語言學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古代是這樣，在外國古代也是這樣。外國的語言研究，最初興起也是為閱讀古典文獻服務的。羅賓斯在《語言學簡史》一書中也講到這一點，在第三章介紹羅馬語言學時，他說：本期特點：即為古典文獻注釋不注重口語。在第四章中說到中世紀西方語言學，他說：本期為教拉丁語和翻譯聖經作了工作，重要發展為“純理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句法研究有創造。

各國的語言不同，各國的社會發展具體情況也有所不同，因而語言學的興起發展的道路也就不同。我國古代先秦時期，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秦漢統一以後，做了“書同文”的工作，因而古代語言學的發展首先是字書的興起。由